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遜志齋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昱

謄錄監生臣沈　浩

欽定四庫全書卷

遜志齋集卷二

明 方孝孺 撰

雜著

釋統上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强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簒弑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内者為正

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為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為而立耶苟以其全有

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别内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偽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弒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强無所為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為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為

聖君賢王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王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為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揚雄俱為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為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為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

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為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曾之諸臣莫及也苟為大臣未見其為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為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

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為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為正矣若夫以女后而據天位雖革命改物如僞周之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脩德矣其獘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為善矣其獘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

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為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偽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跡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為正又以非正為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為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

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為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為正奚若以變為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之稱制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

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智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

釋統下

夫所謂變統之制者何也異於天子之禮也彼生以天子養沒以天子葬儼然帝中國而臣四夷天下莫與敵

大矣曷為而異其禮葢其所可致者勢也不可偕乎後世者義也勢行於一時義定於後世義之所在臣不敢私愛於君子不敢私尊於父大中至正之道質諸天地參諸鬼神而不忒也何謂天子之禮正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大書其國號謚號紀年之號凡其所為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封拜必書書后曰皇后書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歿皆曰崩葬必書其陵其謚有事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詔曰令曰制兵行曰討曰

征曰伐施惠曰赦曰大赦施刑當罪曰誅曰伏誅違上興兵者曰反曰作亂曰犯曰冦曰侵倍之者曰叛其鄰國其臣慢之者必因事貶之知尊正統者雖微必進之不幸而至於衰微受制於强暴或屈而臣之强暴者誠亂賊也誠不可為正統也則盜賊之雄耳必慎抑揚予奪之辨其以兵侵也曰入冦得地曰陷據都曰據至闕曰犯擄正統之君必易辭書其故見殺曰弑而書其主之名及其主之殁也特書曰死其黨之與謀陳力得罪

於正統者雖功多皆書曰死以著其罪以絶其惡得共
主之地其民有思故國而叛之者曰起兵以地降者曰
來歸不為本國而反者彼亦不得而盜賊之也亦曰起
兵得郡則曰取某郡其誘正統之臣曰誘執曰執殺曰
殺將相則名其主正統之臣降於亂賊則亂賊之死不
曰卒而曰死凡力能為正統之患者滅亡則異文書之
以致喜之之意正統亂亡則詳書而屢見之以致惜之
之意變統之異於正統者何也始一天下而正統絶則

書甲子而分註其下曰是為某帝某元年書國號而不書大書帝而不書皇書名而不著謚其所為非大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失禮或志禮之所從變則書立后不書尊封其屬不書非賢臣雖王公拜罷卒塟不書行幸非關得失不書詔令非有更革不書其崩曰殂后死曰薨大臣曰卒佐簒弑贊征伐以危正統者曰死聚歛之臣曰死酷吏曰死浮屠之位尊而因事得書者曰死毀正統陵廟宫室名其主用兵不曰討不曰征伐刑

其人不曰誅天下怨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曰反惡乎簒
弑非惡乎君也惡乎女主惡乎女主非其君故不得以
君道臨之也惟於其臣於其親黨則得致其罪士之仕
變統者能安中國則書能正暴亂除民害則書能明道
術於後世則書有愈貴而愈賤者有愈賤而愈貴者利
禄寵倖之臣愈貴而愈賤也守道不汙之士愈賤而愈
貴也故君子之於變統外之而不親也微之而不尊也
斷斷乎其嚴也閔閔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統之復

也是何也為天下慮也奚而為天下慮使女主而乘君位終于不復反正篡弒而不亡暴虐而繼世生民之類幾何而不滅乎立變統所以扶人極能言抑變統者君子之所取也

深慮論一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歟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

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强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繇亡而為之備

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彊寇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

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茍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二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繇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為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為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

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與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惑與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未嘗為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端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為有粟米布帛以為衣食而後禁之則

攘奪盜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為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也必先為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薫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之為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鰥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耻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為當然而不敢以為

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已也非所以虐已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繇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内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深慮論三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視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天下遠者至於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苟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循求其宜於民情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於已而後為政哉三代以降昏主敗國相尋於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於堯之政

禹繼舜守舜之法而不敢損益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反桀紂之所為復之於禹湯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敢以私意為之也以私意為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周之政可謂善矣本於唐虞三代之為而損益於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有智者豈能過於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於削弱則曰周之政弱於是更之以強周之刑過於寛於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嘗過於寛與弱也當周之衰國自為政苛

刑容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掃蕩無遺民不堪其主之暴虐於是亡六國而為秦則周之諸侯以强與猛而亡非過於弱與寛也秦不知其故不反武王周公之舊而重之以强濟之以猛於是天下怨苦而叛之非民之罪也變更之道非也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踰旬而不用之則敧善治弓者見其敧則檠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棄之而更以朽株敗臬為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禽豈禽之過哉棄良弓之過

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弊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深慮論四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

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為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茍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而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為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

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斂衽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疏畧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即亂而亡故其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況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

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為天命秦隋漢唐雖為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為法之過也世世之為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偽盜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為少止豈為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為暴亂貪猾詭偽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為也聖人之為法常治之於未為之先使其心

自知其非而不肯爲故爲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爲亂易曰豶豕之牙吉豶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爲盐醢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盐醢此亂之所繇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盐醢而生者矣其害不

過羸憊而無力以盬醢為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逢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為人忌於世者繇夫虛言而不為事實者始告之以為仁而不告之以為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為義為禮樂而不告之為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

盾而謂人曰我善鬬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鬬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為仁非特曰仁而已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鼈牢柵而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為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夭也不為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於獮而不傷麛卵樵而不斬萌蘖皆仁也其為義也

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畧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為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徵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叙而三綱立為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拊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

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秋濬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嘗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為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為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欲為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為非雖無刑罰可

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為治不可以不察也

深慮論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為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

之法行而仁義亦隱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
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忍用法而
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
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
夫法之立豈為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
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茍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
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
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

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已者以為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為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繇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為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

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即泊然無所復為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為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至於亂不如固守之為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韞藏之器然善為寶玉計者器既成則寶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璺矣故國有治於疎畧而亂於過為之計過計者未嘗不笑疎畧者為愚而不知疎畧者為智大也故用智之為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為智非君子不能盖

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深慮論七

謂必積德而後王乎漢唐奚為而有天下謂天命可以偶致乎項籍李密奚為而不有天下此世儒難通之論也然匹夫之家致十金之産其先必有忠信之人謂王者而不繇於積德固不可也漢唐之高祖或起於隴畝或興於世族非有數十世之積累如周之先公而傳數

百年之久謂不繫於天命亦不可也然則安所決乎有
累世之積而又有聖人之德者必王王必久而後亡成
周是也雖無積於其先而有聖人之心者亦必王其亡
也必與積久者異漢唐是也二者俱不足以王而得位
者僥倖乎天命者也暫假之而已矣秦隋五代是也故
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貴之將使其涵育斯民
俾各得其所也善於知天者不敢恃天命之在我而惟
恐不足以承天之命不敢以天下為樂而以天下為憂

視斯民之未安猶赤子之在抱養之以寛而推之以恕澤之以大徳而結之以至誠使其心服於我而不能釋然後天命可得而保矣今牧人之牛羊者欲其久而不易必蕃息之長遂之使其人喜悦而不忍易斯可以久牧矣茍鞭箠之饑渴之死亡其所授而欲求其不已易寧可得哉欲知天命之永與促視乎創業之主可見矣創業之主仁不仁天命民心之所去就也創業者不患法制之不修刑罰之不嚴而患乎教化不行風俗不美

誠能施教化美風俗其後世雖有冥愚暴悍之主天猶容而不遽絶之周自文武以降更足以亡國者數君而不亡豈天私之而然哉思創業者之德而不忍也夫既無先人之積可恃以不亡又不及巳之身修德以庇其後而曰天命在我何往而不爲秦隋五代之歸哉

深慮論八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天下之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虞其故何哉人可

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挺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挺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則笑而殺之耳何哉真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人謂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要而心常欲然夸辭不出於口�色不形於面以旁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効其力凡一藝一能之士皆為之竭

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者謙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茍自恃其聰明未有不敗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耻聞過耻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見聞既狹於是奸諛之徒謬為卑諂以媚適將順之於內而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是國家之大權潛移於下而禍亂乘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過也唐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以為聖賢相逢驩然共政而不疑其時雖告之以為壅

蔽彼固以為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為計之愚適為奸臣之所笑哉然則其所恃以為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故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衆庶之言以為耳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壅蔽者也

深慮論九

世之言治者亦難矣為任人可以治則二世之任趙高哀平之任王莽元宗之任李林甫皆以任之太過而亂

以爲自用可以治則秦始皇隋文帝皆以自用而致滅亡然則果何繇而可治乎任人可也不得其人而任之不可也躬政可也自用而不用人不可也四海之事固非一人之所能知也君人者能正一身以臨天下擇世之賢人君子委之以政推之以誠而待之以禮燭之以明使讒佞無所進其讒信之以專使便嬖不得撓其功簿書之事不使親其勞獄訟之微不使入其心惟責之以用賢才治百官變風俗足民庶興禮樂而綏夷狄如

農之望穡旅之望家必俟其至而後已苟有成功任之終其身不為久也爵之極其崇不為濫也功苟不成黜而屏之不為少恩也罰而殛之不為過暴也以此道任人則賢者可得而亂無自而生矣其或羣臣之才不足任而已不可自逸則常博求衆庶之善施之於政而持其大綱以提撥天下之勸怠洗濯天下之昏穢使吾身如日月之運為力不勞而纖微畢照如雷霆之威為勢不猛而萬物自懾則雖躬親聽斷亦何害其為治哉昔

之任人而亂者衆人之所謂賢則不任必取其意之以為賢者則任之而不知其意之所謂賢者非希㫖迎合之徒則詐譎凶殘之小人爾用是而致亂非任人之罪也不能擇賢之罪也好為聰察則不然以為羣臣舉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之事皆繇已出故往往流為苛細深刻而亦卒底於亡此非不能為政也不知為君之道者也夫為君而不能任人是猶御而不能轡匠而不能斵用力雖至而不能成功任人而不得其人猶轡而不

以絲斷而不以斧也曰然則欲治者將何先曰明以擇人誠以用賢

深慮論十

為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

良執轡馳車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則疾萬蹄之驟如一馬然非無駑劣下才者也雖駑劣下才者皆化而騏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為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為何為而頓異也獨良知之爾馬之材質得於天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焉爾故以驥待馬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為善堯舜之世其人豈能素習行義而盡過於人哉所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强諫

直諍者有好名而修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於國言之取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矣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能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

之功也用一人而使喜功者皆至於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不肯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隕穫而不振然後授之以位於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才百行隳而天下無善士非真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為術至愚為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遜志齋集卷二

遜志齋集卷三

明　方孝孺　撰

雜著

君學上

人君不患乎無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學而患挾其學以驕人邈乎無為澹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爭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於已也持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之士不獲

盡其所欲為是曷若不學之為愈乎漢高帝椎樸質厚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任人與知道者無異陳叔寶楊廣好自矜伐以為羣臣莫已出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聖賢之學不傳人君既不知為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譬之兑戈垂矢王者用之可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濟其惡而為盜豈戈與矢之不善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用未有不為大禍者也况彼之所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之以驕人則適可疑當作足以害其

身而已學至於近世離而為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道政事者得其用其失也過雜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辨勞而少功人君欲如學士儒生無窮而並索之豈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安暇事於此古之聖王為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而必皆以正心為本正一心以對天下智者為之謀仁者為之守勇者為之戰而藝能才美之士咸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學之不正而欲徒務

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况天下乎

君學下

將欲應天下之變而計謀規法不素備於吾心一旦事變雜陳乎耳目之間其不至於昏惑迷亂者鮮矣故人君不可不學也人君之學莫大於治心立政而治心之術有五持敬以弭安危之萌寡欲以遏侈縱之漸養慈愛之端以充其仁伐驕泰之氣以固其守擇賢士自輔以閑其邪五者立然後可以為政而為政之方有八明

而不至乎苛寛而不流於縱嚴而不廹於刻仁而不溺於無斷智而不入於詐安納諫而能委任無逸而能不變此為政之本也而未及乎政然能是八者則政可以舉而措之矣存之無形索之無方而其動無常者心也聖王之為學必先治於心如操六轡以御悍馬奉盤水而行乎堂階之上惟其顛逸而不可制傾覆而不可收自旦以至夕自起居飲食以至決大事處大變自壯以至老兢兢然不敢少肆故雖在位數十年而政教行乎

天下者如一日國有百歲之儲積而宮室服御奉其身者無加遐荒遠邑無飢寒之民而憂勞之意不敢怠有學以治其心是以恒見其不足茍自不足則於治也何有哉後世人主不知學以其天資之所近者為治好仁則姑息而無斷任察則苛細而少恩廢疑當作嚴或近於殘寬或至於弛好謀多蔽於輕信推誠每失於小人或始於恭儉而敗於驕泰或初志甚鋭而旋致縱怠漢之文景武宣唐之明皇憲宗其才非不美也而不足以庶幾

先王之治者豈非不能充之以學故哉人惟知不足然後久而不變持其所長自以為能居億兆之上處尊榮之勢内不能學外不能親疑誤此人君之不幸也

君量

智周乎萬物才高乎衆人者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仁足以施法政義足以洽乎民心者可以守天下而未能使天下悦而不忘善為智者葢有不用智而無不明不以才自名者無所不成德洽令孚而人莫能忘

其仁義其惟量足以容天下者能之乎洪河大江奔注萬里勢之所遇聲之所嘎洶洶乎其可畏及趨於海泊然而行悠然而逝漭漫浩渺不復少肆者以其量素足以容之也天下大物也其動也無端其變也無恒自非量可以容之者孰能有之人能辭萬鍾之祿而或色喜於一金能虜三軍之帥而或呻吟於一指其出於計度而後為者未足見人之量惟其猝然遇之視之而不驚此非有量不能也古之聖王叢之以極繁至擾之事而

處之若無投之以深憂厚懼之變而應之不勞恩及乎黎庶功高乎往古而不少見於辭色豈強而為此哉其所操持者大所涵蓄者遠事物不得亂其中也堯視黎民時雍不異於洪水滔天之時舜居乎法宫而朝萬國與陶漁於河澤之際無異禹舉天下於魚鼈之波而使食息於平土而不與焉蓋於其功德之盛未足見聖人之大於處盛美而不居然後可見其量也後王之於古若視日月不能幾之者豈皆其智之不能質之不逮乎

速盜而易驕可以利害動而不能用夫才智才智自見於世者庶官百職之所為無所用其才智而才智之士咸為之用非聖人其孰能之

君職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為天下之廣非一人所

能獨治也於是置為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為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内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為將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為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

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為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已者卒怠而不修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之不脩强弱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

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削之典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天邪受命於天者君也受命於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為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為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絕之耶奚為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踣之厲虐之

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全其祿位乎天之於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為無憂幸其未至以為愛巳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治要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華姦劌暴之意於踈緩不切之為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兢然有自重知耻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鞠訊而遠罪潛修黙改於閭

閭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為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為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為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㩻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

視殺戮為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為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為足耻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為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為之少衰人惟以死為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慎忌而不為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驚肆馳逐於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

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纓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惰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鈇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為榮不能是為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於王庭而就刑於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

固有類乎不急而為用至要甚微而為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悦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為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於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

為怒一以箠撻詬駡為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為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為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甚於刑及其身耻為醉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為民所尊者加識別之行為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

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别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為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為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為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為可耻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茍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為也况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為踈而不屑

為難者重之以為高而不敢為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官政

欲天下之治而不修為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為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為要人次之二者俱存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存焉則危世未嘗無人也然取而用之與用而責成之無其法則猶無人也今禄而仕者無虛位求其知職而不媿乎禄者無

幾人法非不密也而貪暴者不為止怠鄙者不加畏闒茸不振者頑然食乎其間而不以為非其患在乎取之過雜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而黜陟不明耳奚謂取之過雜可以治人者必有以過乎人也過乎人之人居恒人之中固已嶢然有異於衆而為衆之所服善用人者取其為衆人所服者而用之故人服其上之知人而歎受知者之稱其任各勉於自修而無有僥倖乎禄位之心使無以過於人而用之於治人之位則人必以上為瞽

而以得位者為冒莫不自以為可用而有賤輕禄位之
意曰彼猶吾也何以治吾彼與吾等也何以聽吾之曲
直於是處士以不仕為髙恒人以得位為宜而仕者之
勢不尊威不行而令不信於下知不為衆之所與也則
益不自重而為毁廉蔑耻之行何謂持之過急待之過
賤葢人必有樂乎位也然後思固其位安其身也然後
自愛其身知其身之當愛位之當保然後凡可以戕身
而僨位者畏避而不為可以得名譽華寵者慕效而為

之馭之以不得自專之法加之以非其自為之罪役之以非其所能之工富足則快樂而獲存廉節則死亡而莫之救欲其有士之行烏可得也何謂黜陟不明天下之所尚視乎上之所嚮漢文好寛厚而人多化為長者宣帝好能吏而吏多以善治稱四海之内仕者之衆不可謂無才也而不聞卓然以才稱者以非上之所好故有才者沉鬱銷沮而不能自見妄庸之人苟且攫竊而不知媿耻誠使擇異常之才居四方之大位俾各察其

屬之才鄙廉否言其狀於朝而進退之果才矣自縣而陟之於州於府加賜禄秩以旌之果不才矣可任則姑試之以事不可任則歸之於民處已誠廉矣則厚其禄雖有過再宥三宥而後加以罪勿辱其身勿役之以小人之事取於民誠貪矣則收其禄役其身俾不齒於士上之好惡如日月之昭明人寧有不化者乎利乎報而為善者君子以之存心則不可然欲化舉世之人皆為君子不先示之以得失之理未見其遽從也言治道者

不求其本急近功則謂德不若刑務教化則謂刑不如德皆近似而不然也一任乎德則為惡者苟免一任乎刑則為善者無所容皆不可以致治惟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使恩惠常施於君子刑罰常嚴於小人則寛不至於縱猛不至於苛而治道成矣

民政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為治乎當昔之未有君

臣也民頑然如豕鹿猿猱餒則食飽則奔逸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况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於賢由胥吏以至於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於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為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族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以屬乎司徒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里四

為酇酇五為鄙鄙五為縣縣五為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乎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却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為當然不敢少有怨怨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

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為苟簡之術以為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為治斥絶遺典而師心自為既已失矣而秦又并焼除剗絶之不復有為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刦黔首譬之去悍馬之羈靮而臨以鋒及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即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

當秦之時則鷙狼凶戾視其君如仇讐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誶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願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姦而肇釁槊而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為之倡好亂

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
恠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於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
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矣獨不可稍取先王之
意為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
厲民也終歲休於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為所
不當為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
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
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

義使然也為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為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如放鄉鄰鄰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為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過有徵發以趨事先為者為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訐敗類者為下而屏黜以

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産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成化

寓控制天下之道於迂遠不急之法使人陰服乎上而不自知者周之所以得民也欲人之服從而炳然示之

以服人之具其服也必不堅有意於服人先以養人者示之使天下成化而歸已此誠能服人者也秦漢之君未嘗不笑周以為迂而其為治之術固周之所笑以為拙陋而不為者也惡犬升竈而食㸑必嚴禁而預防之使不敢近則可矣不能制之於先伺其既食而擠之於釜雖可以快意而釜之㸑豈可食哉秦漢之法擠犬於釜之類也其於民也未能教之知義而禁之勿為亂未能教之知孝而禁之勿悖慢視斯民寘頑愚僻與熊豕

麋鹿無異不少置於心而為之計及其麗乎刑則三族誅滅之典斷焉行之而不顧威令既立使人視斧鑕如就几席而無所避豈不可畏哉畏極而玩玩極而怨有時不畏矣故以刑罰為威者威既褻而亂生以禮義化民者俗既成而分定能使民畏禮義如刑罰而不敢犯之則刑罰可措而不用矣周之盛時是也五家置之長二十五家置之胥百家置之師五百家立之正其事似乎不切也歲時則讀法春秋則會射蒐狩考其善而書

之糾其惡而戒之民之得休息者寡矣其事似乎太煩也然則周卒以此而治孰謂果煩而不切也哉周之成法具在今欲為此不難也而民必以為甚病夫變其所久習而俾為其所未見非特今之人病之雖周之民亦然武王周公以至仁易至暴宜其悅而順也然殷民紛紛思亂久而後定者以法制之驟而然也蓋殷之政亡久矣周驟以禮義繩之俯仰揖讓於規矩之中而不勝其勞則思其縱逸之安固恒人之所同然者况今之世

承大亂之後乎然先王之道所以利民而上無所利能為之以漸可不擾而復也稍揆其當損益者而疏畧之民可不甚病也宜定其制曰民家十為睦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為保保者言相助也十保為雍雍者言衆而無争也雍咸屬於縣雍有長以有德而文者為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為之睦有正以忠信篤厚為十家則者為之同睦之人月之吉咸造睦正之廬正中坐餘立而侍老者坐侍令少者一人讀古嘉訓已正為釋其義戒

勸之衆皆揖而聽一人讀邦法已正立而宣敷之衆皆北向跪而聽讀既正書衆名於冊列其所為於側善惡咸具無惡者為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為中惡多者為次中無善者為下正飲衆酒位皆以其行為差下者不畀酒不命坐三年而無惡者告於縣而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及之異其服不齒改者免之其善之目曰孝曰弟曰親鄰曰恤貧曰助同睦曰斂好學其惡反是保有學以教十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睦制而畧其

教之法取其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理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而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則於雍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雍試而善則升於縣而復其家黜則於睦俾家之修修而有聞則復教之而復升之凡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問諸學農而暇則惟學之遊以諮善言以法善行同睦同保遇相揖作相助語相讓飲酒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睦行族禮童子則學於睦之正取其羣而和睦

正保師雍長縣歲考其績而升易之為此下疑有缺誤者其家復凡民力征相先粟賦相率上之所令胥勸而趨莖死而絕者食病而窶者敬德而文者執强悍愎而敗類者棄好佞而巧者此其要也持而循之使不至於壞謹而察之使不至於弊而朝廷都邑皆以禮為治民寧有不化者哉由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數十年周之治可復見矣嗚呼周之盛至於今三千年矣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有願治之心而治卒不如古者以其不法古之道

而失先王之意也道之行豈非難哉然為天下者患乎無志有志無難為也患乎苟安求安無難致也患乎畏事立事無難成也舉而措之如斯而已矣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為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為病不若人為耻各思勉為君子而不可止

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責之以孝弟婣睦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於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内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葢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為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於郡邑之學終歲朞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禄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

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蹐力恒人之淺事歴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為之為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禄位為得計莫不相勉為恒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茍且之心無頼之行兾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為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為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

非他用之速而教之踈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顔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為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為亦未見才之可成也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為大夫有

六德者亦俾為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為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為無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臯陶所為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未能然而數子為之各稱其位而成名於後世以其精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則有能有不能欲强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所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

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沈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狥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禦剛毅重厚也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内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偽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振灾恤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

使桀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䟽達明斷者則百官衆職之儲也强識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儲也沈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埸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為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為無僨事矣此大學之政也而為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大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為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

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於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於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怠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

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才何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為治者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慮哉

正俗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

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為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為忠猶周之不能為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

周公知其莫可反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溥也為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獘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𧺫聚蚊合以謟言邪說啗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獘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茍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以寛大更之法疎禁濶四百年

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為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於近世惟宋之俗為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内庶官顧養廉耻雖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孀后少主既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為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

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逼於其北面之臣而奪之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為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彊寇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𮕩異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教之叅用宋法而亦頗以寛大為政故民亦安

之然而綦戾貪鄙用其族類以處要職黷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於今譬如獘鍾漏鏬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汙穢褻狎殆無人理盂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於地而食之為學生者亦頑不知教其於大倫悖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

非其大夫令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撾鼓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曷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為衰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為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為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羣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剥次骨鬻産債室

以奉其無饜之欲非特為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為然無賴之民聚徒勸板而偽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安作妄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横行夫偽鈔偽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項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跽或庭拽而詬罵其心大耻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

填其戶殺羊為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為病況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為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駡刑愈多而人愈不知耻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

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為質而行周之制令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

興利增户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
忠信之民而尊顯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
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恥興廉
耻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於七百年
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
致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菽飲
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
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烏喙

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重爵祿

以一人而加乎萬姓之上聚之爲膠漆散之爲沙塵合之爲手足而離之爲仇讐其勢岌乎其可畏也然而人君處之甚安而居之不疑者以爲天下之人賤者待我而貴貧者待我而富且曰富曰貴吾有以命之則其勢不能以自尊天下皆有待於我而吾無待於天下是以籠絡奔走舉世之豪傑而恒以是驕之而不知此僅足

以致狥世之士而不足為髙世之士之輕重吾以為人必待我而後富貴尊榮也彼髙世者方以是為道徳之累大言宏論辭拒退避惟恐爵禄之汙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哉士之可以自恃者無窮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禄則無所可用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髙世之士猶可得狥世者而任之操貴賤予奪人之柄而不能用將使庸夫婦人咸自以為髙而謂爵禄為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不可不察其故也數寸之節盈尺之

綬何足以貴人而人知貴之者以人君不易以畀人知自貴重之道也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為盛禮則拜在所尊矣逢乞人而與之揖則其拜為不足貴而受其拜者皆褻而賤之矣古之為天下者能使人以不得祿位為不若人其心恒忻然有趨事赴功之心故上無求才之勞而下無曠官之憂執野人市魁而授之以大位士之賢者必曰我何可與之同仕乎哉由是處士以不仕為尊以

遺世為髙而訾爵祿為不足貴海内皆有無求於上之心人主提其空名將安所用乎賈於千家之市欲使千家之人日為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人不能賤其物操區區之空名欲俾智者盡其謀才者効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善慮天下不可也德可以為公卿吾從而用之於大夫士之上則居其下者莫敢不服德可以治民吾從而加諸斯民之上則為民者莫敢不服上之所用舉可以服人心則髙世之士

無可容而爵禄重矣不能服乎人心人君之權下爲淸言横議之所奪而其勢渙散而不收則何所不至哉

正服

善治天下者常迎斯民好慕愧耻之端而導之於不言不動之中使之身勉於善而不自知勑之以辭説毆之以賞罰而强斯民之從之者化之至淺者也夫民雖有昏明愚智之不同然未嘗無所好惡也好之而未得則慕心生惡之而不能免則耻心萌且貧賤家之豎子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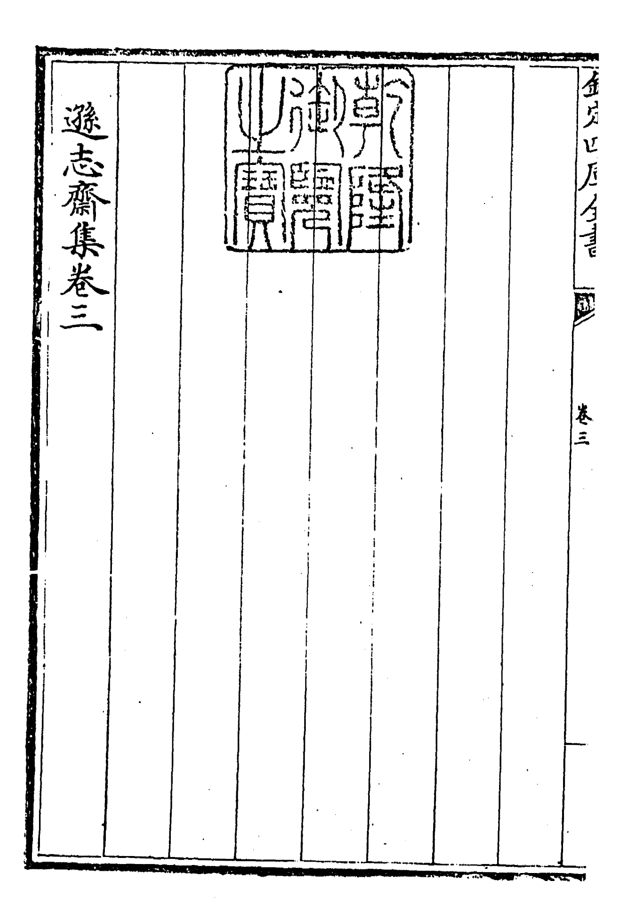
以華衣美服則欣然喜已不得有而見富貴家子之勝
已則赧然愧矣其喜與愧豈有教之者哉發於性本於
天莫或使之然而不能已耳聖人之為治常因其天而
順導其性寓可慕可耻之器於人所不可離之物俾民
目接乎此而心化乎彼無爵賞之誘而其勸有甚於爵
賞非鞭朴之威而其懲有甚於鞭朴用微而效速意容
而化神者其惟衣冠之品上下有制之法乎昔者成周
之盛其為制蓋詳矣天子諸侯以下自九章至於一章

自十二旒至於三旒其曲折粗見於經傳而庶民之制之詳無聞焉獨禮記有曰野夫黄冠掌禽獸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縞冠素紕而緌五寸惰遊之士也由是而推之其寓懲勸之意於衣冠之飾蓋甚備矣夫頑悖之民刑其體膚創愈則痛平書其罪惡歲久則書亡曷若因其致飾之具别以美惡之等俾服者思其為可耻而慕乎善觀乎服可耻之飾者知其為當戒而禁乎惡之為著明乎蓋天下之民非可以一途視也或誦法堯禹

而惇行道德或縱情逞力而干抵法律其相去不啻十百士君子揖讓雍容習為卿大夫之事而卑賤之夫負任奔走出入於泥塗草莽之間尚槩而同之則何以别賢否而示貴賤哉成周之制意必有以處此而其詳不可悉考矣欲談先王之治者宜稍定其儀則凡士農工賈技藝百家之流於其冠服各為表識而以其人不以其族有德之君子化行於鄉黨反衆所擯棄作過被罪之人或異其制以為懲勸亦不以其族而以其人非士

族而有士行者進於士族尊之而為不善者服以其服而居民上者又接士君子以禮待庶民衆流以法微示意嚮以聳動之民見有德者之被服美而邪慝者之可耻也必勉於自修見為士者之尊而執藝者之卑必慎於擇術天下皆慕而欲為士君子斯民孰與為不善而禍亂何自而作哉世主無不欲斯民趨善而去惡然而法愈煩而惡不止者不能迎其慕耻之端而使之不知善之可慕而至於無耻也故因其良心之發而導之則

徵示吾意而有餘喪其慕耻之心而令之雖廹之以刑誅而不足夫以刑誅之不能禁之民而欲其見吾區區之冠服而化此世俗之所惑也然是民也與三代之民類也畫衣冠而不犯者有矣刑措而不用者有矣聖人果何以致之哉蓋其施為有本末而導之有道化之有方也事之要固不止乎衣冠之有制而衣冠之有制豈非王政之所當務也哉



遜志齋集卷三